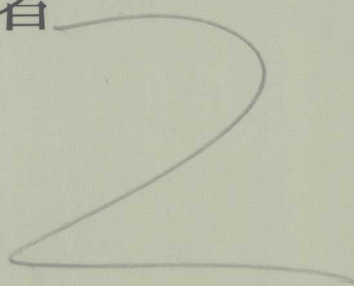




岁月如歌

余之 / 著



文匯出版社

岁月如歌

余之 /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留情 / 余之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8.6

ISBN 978-7-80741-334-9

I. 岁... II. 余...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38834号

岁月留情

余之 / 著

责任编辑 / 竺振榕

特约编辑 / 继 文

装帧设计 / 靳 伟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8年6月第1版

印 次 /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87×960 1/16

字 数 / 350千字

印 张 / 21.25 (彩色插页32面)

ISBN 978-7-80741-334-9

定 价 / 38.00元

岁月有情（序）

陈铁铭

朋友余之将他三十多年来在报刊上发表的散文择其精要出一本集子，他给我寄来了目录和部分作品，并嘱我为他的新著写个序。我抽时间看了目录和若干文章。书名很有意思，叫《岁月留情》，有人情味，它触发了我的感想。

人们时常感叹：岁月无情。的确，从历史的、宇宙的光阴流逝角度看问题，岁月确是那么的无情。它就像是一只无法抗拒的魔手，可将青春、美丽、活力，乃至一切辉煌，在无情岁月浪潮的席卷下，很快地统统化为乌有。怪不得大诗人歌德有这样的感叹：“你怎么知道坟墓里的骷髅，当年不是风情万种的美人呢？”

但是我要说，从人、人文、人性的角度看问题，岁月亦是有情的。岁月可以冲刷掉一切物质的东西，但它却不可能带走精神的東西。而精神中最为至贵的则是一个“情”字：真情，亲情，友情，爱情。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的形成，也就是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真情与诚信的关系。

“情”与“诚”是一对孪生姐妹，她们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真情，不可能有诚信；而一个笃信诚信的人，他一定具有真情，虚情假意的人，你能说他会有诚信吗？虚情假意，做生意，必败；虚情假意，谈恋爱，必吹；虚情假意之人，必被世人所唾弃。

引伸开去讲，一个“情”字，“心”旁加一“青”字：青春，年青，常青，都是代表美好，一颗美好的“心”，自然就有“情”；一个“诚”字，“言”旁加一“成”字：言必行，行必果。诚信之人，办事必成。做生意，要讲“诚”，诚心诚意，才能取得人家的信任，生意才有可能做成；谈恋爱，也要讲“诚”，诚心诚意，才会博得恋人的好感，恋爱才有可能谈成。生意人敬关公，那是因为关公是忠义的代表。忠的另一半，是诚，叫“忠诚”；义的另一半，是信，叫“信义”。所以说，关公实则也是诚信的化身。

诚信，不但是经商之本，也是做人之本。

余之的新著分为六辑，统统围绕着一个“情”字做文章，有情则诚，读书中的篇什，多是叙述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故事，友情，乡情，这些都能触动人的感情脉系。譬如，书中叙述他与艺术家、明星、普通人的交往；从他的工作对象和长期与人的接触中渐渐地演变成朋友，这都需要有一个“情”与“诚”的贯穿，还有他在书中记述众多普通人的生活场景，都显现着令人动情的生活细节，这来自于生活的真实、朴真的元素，都是可圈可点的。

我的青年时代，在大学里学的是文史专业，余之的新著也唤起了我在大学生活里热爱文学、历史的点滴记忆。“文革”十年，我和许多青年一样，经历了很多艰辛和苦难，历史的大潮又将我冲上了经商之道，但是我想，一个人无论他有何种的经历，从事何种的工作，但文化之脉却永远也不能割断的。尤其是我们民族恒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之脉。

以上是我读余之《岁月留情》之后生发的一点感想，权作为序。

好人陈铁铭



陈铁铭与我合影于2007年夏季。时隔十五年，铁铭不仅青春依旧，而且，比当年在上海创业之初更具魅力和男子汉气魄。

多年来，我一直想把自己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散文选取部分出一本集子，不为赢利，只作纪念，在好友喝咖啡、品茗时作为回忆的谈资，拾取岁月的流光碎片，重温旧日的亲情与友情。

但我知道，在当下的情状下，要出版社出一本不赢利或许要亏本的书，这是勉出版社其难的事。于是，我只能将出集子的愿望埋在心底。不料，2007年秋日，我和太太重游厦门，重逢好友陈铁铭先生，重新燃起了我出集子的愿望。铁铭主动跟我说：“余老师，你回去以后把过去的文章集起来出本书，我来买！”他还拿出了由他资助出版的几本书《魅力思明》、《制造混乱》等给我看，而其中的《魅力思明》的作者还是一位在厦大教书的美国老外，像类此不赚钱的书，陈铁铭慷慨解囊，既推动了厦门的文明建设，又圆了老外的一个梦。

好人陈铁铭常做好事。此次在厦门我又听到了他所做的一连串的好事：资助贫困学生；资助厦门爱乐乐团；“非典”那年，他出资五十万给思明区购买医疗器械……而最为厦门人夸耀的，是他出资数年举办了厦门风筝节，一年一度的厦门风筝节从此成了厦门人的一个节日，五光十色的美丽风筝还在金门岛上放飞，引得海内外的华侨报纸一片欢呼：台湾的天空被解放了！

十余年来，由他领导的大洲集团为社会公益活动共捐资过千万。陈铁铭热心于社会公益活动，不仅仅是他有了实力回报社会，更是由他一向所信奉的“诚信做人”的信条所决定的，而“诚信做人，用心做事”也成了他办企业的宗旨。

陈铁铭先生有钱的时候做好事，没钱的时候也做好事。

大约在十五年前，由厦门日报的朋友介绍，我在上海认识了陈铁铭。初见铁铭，就给我留下了好的印象：白皙、清癯的脸上，有着一双友善的眼睛和甜甜的笑。言谈之间有一种亲近感，糯糯的闽南语音从他的笑靥中流出，使人颇感温馨。那时候，他率领一帮子年轻人住工棚，吃盒饭，（我至今还记得他们的称谓：跃峰、小邱、小金、小浦、小谭……）没日没夜地扎在工地上。他们有时上我家来，我也有时上他们那里去，欢歌笑语满屋子。他总爱唱一首闽南歌，每次都点，歌名我记不得了，只记得歌词中有一句：“爱拼才能赢……”闽南话听上去软软的，但他的神情却是那么的专注，声音浑厚有力，我总觉得他唱这首歌实际上是在唱给自己听，在为自己的创业鼓劲。

有一天晚上，照例是一帮子年轻人上我家里来玩，我上初中的儿子刚买了一台电脑（那时有电脑的人还不普及），年轻的朋友们围着电脑闲侃，不料，第二天他就让司机送来了一台白色的电脑桌，令我很感意外，也令儿子十分的开心。回去的路上，铁铭又主动对我说：“余老师，我想请梁阿姨（我太太）到我的公司来，行不行？”又是一个意外，我太太那时刚待退休在家，四十多岁的中年已下岗，正愁

没处去呢，铁铭还很客气的一个“行不行”，豁达大量，令人感动。“梁阿姨”从此就去了铁铭的售楼处，还好，“梁阿姨”凭着人缘好，办事认真，说话实在，销售还过得去，总算对陈总的一片好意有点儿交待，否则我的老脸就没处搁了。

此次厦门行，铁铭又给我一个意外，要我出书，这正中我这个“穷文人”的下怀。我这个人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多年，虽不是腰缠万贯，但小日子蛮舒坦，写文出书虽是我的心愿，但要我自己出钱出书，我还没有这种积极性，一来囊中羞涩；二来我的书也不是什么经典，多一本少一本，地球照样转。铁铭帮我出书，出于友情，出于助人为乐的人生观，一如他为社会、为他人做好事一样。

好人有好报。十五年来，他从工棚间的办公室转到了厦门最为气派的国贸大厦办公室；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司变成了赫赫有名的跨国大洲集团，自有一番耐人寻味的道理在。

友情重，鄙书轻。我将与铁铭最新的合影放在扉页，如果我在此书中的百多篇小文还有若干可取之处的话，就算我献给他的一点心意，一个礼物，一个纪念。

我怎么会比潘虹矮呢



1996年我与潘虹合影

这张照片是谁拍的？是张贤亮吧。是在珠海的一家度假村里。那年，广州举办全国书展，张贤亮、潘虹、我等一行，应珠海出版社之邀，在广州签名售书。

潘虹看上去怎么比我高呢？是拍摄人的技术之故，还是我真的比她矮呢？平时，我们俩在一起好像都是平起平坐的。看来，我只能是做“二等公民”了。

这张照片是有点纪念意义的，拍这张照片的当天正是我五十岁生日。珠海的朋友们都为明星潘虹设宴、开派对，但她却把这一场热闹的风头让给了我。就是她的一句话，引得全场的焦点聚在我的身上了。潘虹说：今天是我朋友五十岁生日！她的话音刚出，那些漂亮的小姐们便争相给我献花，而潘虹又主动邀我共舞一曲。

我一向不喜欢热闹，而那天晚上的热闹却让我领受到了朋友的友情。

我很看重朋友间的友情，而五十岁那天晚上的鲜花和舞曲，我是不会忘记的——因为一个人不知道有几个五十岁……

以上说我五十岁生日的事，在本书《好友潘虹》一文中有所记载。

好心人会笑得很开心



潘虹帮我太太戴项链

这张照片是2004年夏季在我家里拍的。与前一张我与潘虹的合影时隔八年后。我老了好多，而潘虹却美丽、高雅如故。我太太是个开心的好人，皮肤白皙，可与潘虹相比，而我却是个黑炭皮肤，也许是那天晚上喝了点酒的缘故吧。三人中，我长得最丑，但三个人有一点却是共同的，这就是：都是善心人。看照片中三人的笑容吧：我，傻笑；我太太，开心的笑；潘虹，浅浅的低笑，显然是从心底发出的。我相信任何一个会看相的人都会这么说。

照片是我兄弟丹路拍的。丹路兄是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摄影家，还得过全国大奖，又是一位热心的大好人。他几乎走遍了世界各国，他的《初吻欧罗巴》摄影展和非洲等地的摄影作品，引得观众和朋友们一片叫好，他每年春节都要送一套精美的贺年卡给朋友们，题材都是他和太太在世界各地的摄影作品，很温馨，很有人情味。他的太太乐纓先生也是我的“兄弟”，（平时，我们都以“兄弟”相称）她是沪上出名的大记者，跑过党政、文化、工业等条线，尤以房地产业为精通，同行尊

称她为上海新闻界房地产业“大姐大”。那天，我记得来了一屋子的好朋友，吃大闸蟹，喝鸡汤。丹路说，梁阿姨（朋友们对我太太的昵称）烧的鸡汤最好喝。这话不假，有一次丹路兄在我家附近采访，事先没通知，他顺路来我家吃便饭，他说就是冲着梁阿姨的鸡汤来的。

兄弟在抢拍这个镜头的时候，我记不得我们说了什么话，看我太太那得意的神气，好像在说：怎么样？潘虹对我好吧？叫潘虹也给你戴副项链吧！我好像在说：帮帮忙，我才不戴这劳什子呢！

那天晚上，我们拍了好几张照片，我都一一珍藏着。有空的时候，我会随时拿出来翻翻，坐在阳光充足的客厅里，泡上一杯浓咖啡，翻阅着一张张充盈着朋友们笑脸的照片，心里感到一阵阵的温暖：生活是那么的美好，友情是那么的珍贵。我一身红装，在大家合影时，潘虹说，余之一身红装，我们风头抢不过他。年纪往上爬了，喜爱红装可能是上了年纪的人的一个偏好。我算是“上了年纪”了吗？可能是。不是有报上文章称“六十老汉”吗？

我写《梦幻人生》的前奏



二十年前，我、童葆苓（中）和程之（右）合影

这是一张二十多年前的旧照片，是在程之家里拍的。在这张照片中涉及的童葆苓和程之有关的事，我在本书的《石挥与童葆苓》一文中有所涉及。

那年，童葆苓来上海参加梅兰芳京剧汇演，跟程之说，她想找一个人来写写石挥。程之对她说，我的一位朋友正在写，于是，程之打电话把我找了去。那时，我正在《中国电影时报》任副主编，也在写石挥的连载。连载的名字叫《回归自然》，当时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于是之（他是石挥的远房侄子），在看了我的连载后给我写信说，没看我的连载前还真不知道石挥有那么多曲折的从艺与爱情的故事。

我正是受了电影界很多前辈，如黄佐临、桑弧、白沉、叶明等人的鼓励，才将《回归自然》的连载后来扩充成一部近三十万字的长篇传记小说《梦幻人生》，由上海三联书店和香港正之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在以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有多家电影摄制单位和导演想将《梦幻人生》搬上银屏，但好事多磨，至今《梦幻人生》依然是个“梦”。

二十年后重见童葆苓



我在童葆苓家采访她

这张照片摄于2007年，是我的一位好友潘文龙先生拍的。文龙兄是《新民周刊》的摄影总监。2007年，也是石挥跳入黄浦江自尽五十周年纪念。为了纪念我国杰出的表演艺术家石挥去世五十周年，我采访了童葆苓。采访录发表在《新民周刊》上。

这张照片是在童葆苓上海的家里拍的，也正是童葆苓从美国来上海探亲。自二十年前我在程之家里结识童葆苓后，我们就成了朋友，她现居住在纽约，每次她来上海，我和太太就陪她在上海各处逛逛，一起吃她在年轻时爱吃的各种上海小吃，如王家沙的各种小点心等。每路过一处她和石挥曾走过或是玩过的地方，都有一种物是人非、恍惚隔世之感。她说，她走在南京路上，只有几处老房子还认识，如美琪大戏院、梅陇镇酒家等。

这张照片上的童葆苓已有七十七高龄，我也过了六十，戴一副老光眼镜，与我二十多年前的那副模样比较，明显有点老态了。

岁月无情亦有情。无情的是，人们的脸上多了沧桑；有情的是，人们的心里多了温馨。

老爷子，我向你鞠躬



应我邀请，凌子风来上海接受我的采访

我与凌子风有过多年的交往，我很欣赏他的为人，他的才气，作为中国一名杰出的电影导演，他是有口皆碑的。这有他的众多的作品为证。我尊敬他，不仅是他的作品，更在于他的人格魅力。我在本书的《老头，我深深地向你鞠躬》一文中，有对他的情感的表达。这篇发表在《中国电影时报》上的散文，是我在听到凌大导去世的消息后一口气写完的，直至凌晨。我现在将它收录在拙著《岁月留情》中，是出于我对他的由衷的尊敬和纪念。

中国电影界的年轻一辈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老爷子”生前有个愿望，想让我为他写一本传记，如同我写过的石挥一样。我曾婉拒过，因为我怕写不好，但他的执拗，我也已答应动笔，没想到只写了不过几万字，他却因病谢世了，这成了我的一个不可弥补的遗憾。

在他去世一周年之际，我在《新民晚报》上连载了已写好的很少的一个局部，算是对“老爷子”的深切悼念。

在中国电影史上，人们会记着他的名字和作品：《八女投江》《春桃》《狂》《骆驼祥子》等。

我的三位忘年交朋友



我和姚芳藻（中）在张瑞芳（右）家中

瑞芳老师九十岁生日的前一天，我和太太去淮海路的她家看她。九十岁的老太太记性好，精神好，人清爽，我太太说，哪里看得出已是年逾九十的老人啊。中国电影界的老人我认识不少，年近九十，或是年过八十，其精神状态远不及瑞芳老师的大有人在。

坐定后，瑞芳老师送我一本她刚出版的回忆录《岁月有情》，并高兴地和我说起不久前他们电影界百人在北京相聚，受到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接见的。她说上海电影界有三位老人是坐了三部轮椅上飞机的：张瑞芳、顾也鲁、孙道临。但据我所知，三位坐轮椅的老人中，瑞芳老师的精神状态为最好。她和我说起她母亲廉维去世时请周恩来总理在她母亲的墓碑上题字的事，她请周总理题字但又要求总理不要署名，她说总理的题字就是没有署名才能保留到今天，孙维世母亲的墓碑上

也是周总理题的字，但就因为署了名，在“文革”中被毁了。可见四人帮的险恶。

照片中坐在中间的是姚芳藻先生：一位著名的新闻记者，上世纪五十年代曾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名记者，毛泽东在那篇著名的批判文汇报的社论中，其中提到当年文汇报驻京办主任浦熙修“是位能干的女将”，依我见，姚芳藻是“女将麾下的女将”。那年很多在全国引起轰动的通讯不少是出自姚女士之手。由此，她也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文革”后，她去了东方出版中心，我的第一本书《中外诗话》就是由她编辑出版的，那年我才三十出头，她是我的恩师。

顾也鲁也是我平时走动得较多的一位忘年交朋友，他比瑞芳老师还大两岁。可以这样说，他是现在尚在世的中国电影界资历最老的一位长者了。生于1916年，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始，他就开始了演剧生涯，他出演的作品有《雷雨》《日出》《梁山伯与祝英台》《渔光曲》《不夜城》《子夜》等，他参加影片近百计。他和周璇合作的《渔光曲》在四十年代红极一时。如今，他在上海的一家养老院里安享晚年。



我去养老院看望顾也鲁

岁月就像爬上老墙的阳光



我、史伊凡（中）、陈冲（左）摄于陈冲家阳台

岁月就像爬上老墙的阳光，稍纵即逝。

这张照片是在陈冲平江路的老房子阳台上拍的。我那时多么年轻，大约还不到四十岁吧，和前面与童葆苓摄于她家的那张比起来，不可同日而语。陈冲也是那么的年轻、清纯，也只有二十过一点吧。那时，陈冲的姥姥史伊凡还在世，老太太为人热情，性格活跃，和我是忘年交。陈冲在国内的时候，我常去；后来陈冲去了美国，我也常去。

老太太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她活泼、开朗的性格。她爱打乒乓，爱跳舞，我也算是一个乒乓高手，读高中的时候还得过国家二级运动员称号，我们一直说要打一次乒乓，但一次也没打成；舞倒是跳过的，那方便，在她的房间里放一段乐曲就行。